

景別英庭

第五卷

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

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
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
浙江省文史馆馆长

郭仲选题

景寧文史

前 言

政协景宁畲族自治县委员会主席 季志恒

《景宁文史》第五辑现在出版了，这是我县政协第三届委员会计划的一件实事。

这些年来，我们按照政协章程的要求，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，从景宁的实际出发，进行关于我县近代、现代史料的征集、研究和出版工作。编印文史资料，这对鉴往昭来，温故知新，传播先进思想，发挥了宣传教育作用。通过《景宁文史》，使各族各界人士更多地了解景宁，了解畲族，进而关注、支持我县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。也有现实的积极作用。

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今年三月讲国情教育时说过，“要对小学生（甚至幼儿园的孩子）、中学生一直至大学生，由浅入深、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、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”。这使我们认识到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不是可有可无，而应加倍努力做好征集、研究和编写工作。特别要多多收集和运用本地史料，说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，中国人民曾备受列强欺凌。在这期间，许多仁人志士和广大群众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前仆后继，抵御外侮，立志捍卫中华。“五四”运动后，中国共产党诞生，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的历史事实。通过文史，

提高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民族自尊心、民族自信心。

本辑试开《畚山烽火》、《人物春秋》、《回首往事》、《华章辑存》四个栏目。欢迎我县各族各界人士更加关注我们的文史工作，把《景宁文史》编写得更多、更好！

1991年8月1日

景宁文史

第五辑篇目

季志恒：序……………（1）

★ 畚山烽火 ★

- 一、柳意城：景宁畚乡减租风云录——蓝东林等
为实行“二五减租”发动畚乡农民包围国民
党县党部斗争记事……………（2）
- 二、柳意城：《打盐霸始末》补遗……………（15）
- 三、李多仁：追记“大均战斗”……………（19）

★ 人物春秋 ★

- 四、严律：回忆柳景元先生……………（25）
- 五、柳意城：追记我县先贤李瑞阳先生二三事…（29）
- 六、梅林：怀念我县第一位抗日阵亡将士梅忱
先生……………（32）

★ 回首往事 ★

- 七、金湘：童年的回忆……………（36）
- 八、周月明：回忆被囚禁在景宁反动监狱的日子…（40）
- 九、李丁怡：回忆景宁青年参加抗日政治工作队…（46）
- 十、泮臻：我县消费合作事业在抗日时期
悄然兴起……………（54）

★ 华章辑存 ★

- 十一、严用光：农时谷不可胜食也……………（59）
- 十二、柳景元：论农林……………（65）
- 十三、后记……………（67）

畚山烽火

景宁畲乡减租风云录

——蓝东林等为实行‘二五减租’发动畲乡
农民包围国民党县党部斗争记事

柳 意 城

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以后，被压在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最底层的景宁畲乡农民，也或多或少地听到：

“政府要实行二五减租了！”

“政府允许农民组织农会了！”

.....

就象久旱盼云雨，佃农们真想早一天，快一刻见到这个好日子！

但是，一年过去了，第二年又快过去了，减租还是响雷不下雨，象壁上画的饼。而那些心如蛇蝎的财主们，却仗着政府的权势，步步逼迫，到处扬言谁要减租就退谁的佃；佃户短少几斤租谷，就强拿农民送租谷的布袋、谷箩作抵押；甚至高利贷这毒人的“盐卤”，也不给农民“喝”了！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畲、汉佃农，真个是“福未享受，灾已旋及”，责骂国民党政府欺骗、愚弄农民的怨言，不绝于耳！

金丘乡大畈村畲家佃农蓝东林，早年献过祭（畲族宗教生活的一种仪式，献过祭的人享有更高的威望）。他父母和妻子，能上山，会下田，向财主佃入七十多担租，自己却只

有三分地，他还有一手做鞋的好手艺，这在当年畲家人来说，是个难能可贵的人材。他把犁耙生活全丢给父母和妻子，自己一年到头提着工具去吃“百家饭”，给畲家男女做鞋子。因此，三村邻近数他交游广阔，见识也多，而且仗义疏财，路遇不平时，他肯“拔刀”相助，成了这一带畲民的自然首领。但他一家老少累死累活的耕作，打下稻谷交了租，还是“镰刀挂上壁，全家无饭吃”。而离他家仅二里路的金丘财主，那年楼上的仓因屯谷太满，连房子也压塌了！他常站在自己的家门口，望着那一弯弯的山垄田发呆。心里想：这些田难道都是财主开的吗？他们手无缚鸡之力，整天吃喝，打麻将，穿长袍，套马褂的，能掘锄泥，挑担土吗？为什么这田地反而都是财主的呢？为什么农民牛筋马力，挨晒受淋的打了谷还要给财主们送上仓呢？他虽然也近三十岁了，总解释不了这些问题。除了埋怨父母没给他拣好落地时辰，“八字不好”之外，有时也愤愤不平的骂一两声：“这绝灭的时世！”

早在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，他正三十岁。十月间，他在暮洋湖畲家做鞋，突然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不知是谁开的洋枪。一打听，原来是县里的税警下来收税，调戏畲家女子，和畲民发生了争执而开枪威胁。第二天，税警又闯到暮洋湖抓了村里的畲民首领蓝炳水。东林一听，怒从心上起，二话没说，就放下手中活计，和当地畲民一起，飞也似的赶到梅庄亭，从背着洋枪的警察手里，夺回了被绑架的蓝炳水。接着又冲到县城，砸了烟酒局，这就是震惊全省，载入《县志》的“打酒局”斗争。

这是东林平生第一回面对面和官家作斗，他回到村里，老辈人和他开玩笑说：“东林啊！你支那鞭（祭过祖的人都

有条“师鞭”。据说是用来打鬼的)不能光打阴间的死鬼,今后也得打打这阳间压迫我们畚家人的活鬼才好啊!”这句话,象针一样挑开他的心窝,又象铅似的压在他的心坎里,叫他久久不能平静。他从此常思忖着眼前这许多不平的事,是否也可象暮洋湖人“打酒局”那样斗起来,才能解决好呢?

经过那次斗争的锻炼,东林懂得一个深刻的道理:一只手掌是拍不响的,一付篾篱还得三支桩哩!景宁畚家人数少,力量不够大,要打不平,还得和民家(汉族)农友联合起来,齐心去争斗才行啊!

人世间总还有有识之士的。县城的潘松林先生就是个开明的人。他家有百十担田租,金丘、大坂、东弄、敷木山都有他的佃户。去年起,他就自动给佃户减了租,他平时对佃户也和气,有许多畚民和他结成“田地亲”,有的靠着他这“大雨伞”,认干爹。他对人说:“现时国民党实行孙中山先生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的新政策,我在日本读书时就听过孙先生的演讲,多少懂点平均地权,耕者有其田的道理,我岂能象土豪劣绅那样苛待农民,做封建剥削的罪人呢!”这几年来,他先先后后卖了好些田地。那些老财主们都在背地里讥笑他:“什么留学生!书包!”“败家子!”

潘先生有两位好友:一位是住在城里百岁门的屠夫陈振升,一位是外舍油田村的潘德金。他俩身高体壮,颇有武艺,但都出身低微。留学生与这些“下贱人”交朋友,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好理解的,背后的议论,可谓不足齿数。而潘先生却赏识他们豪爽仗义,视为手足。潘先生精通医术,乡间求诊者,无所不应。民国十六年(1927年)的一天,他到金丘村为百姓看病,就顺便到大坂村看看传闻已久的畚家首领蓝东林,他俩一见,言谈融洽,潘先生看出东林确实

是畚家人才，是条好汉。蓝东林早就有意结交汉族兄弟，共商推行“二五减租”，今天这位汉族绅士找上门来攀谈得如此亲切，更是如鱼得水，喜出望外，他开门见山地问潘先生：你在县衙门做事，可听说景宁到底减不减租？潘先生悄悄地对东林说：

“前些日子国民党中央制订了新政纲，其中讲维护农民利益的条文就有廿多条！”

“最近，江西、湖南的农民都已成立了农会，还组织了农民自己的武装，闹得可厉害哩！”

“农友们要减租就自己组织起来去争斗嘛！”

几个月后，东林和德金、振升喝了“香灰酒”，莫逆于心，结为盟友，誓为农民打不平。随后，东林在金丘、四格；振升在东弄、暮洋湖；德金在油田、汇下，分别设馆教拳，藉以聚集青年，宣传减租。

又一次，潘先生对东林悄悄讲话：

“蒋介石最近下野了！”（指民国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即1927年南京国民党内部斗争激化，蒋宣布下野。）

“朱、毛起义了！”（指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湘赣地区的秋收起义。）

“省党部日前再次通令全省实行二五减租了”（指民国十六年十一月省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佃农缴租实施办法）

.....

东林、德金、振升得到这些秘密消息，觉得时局已在变化，争取农民权利的时机日益迫近。一天，东林想进县政府去面谒县长，问问景宁何时才能实行减租。潘先生劝东林：

“你们这才几个人，就有飞天本领也奈何政府不得。要图事业成就，胆略固然是要紧的，但更重要的是人多心齐！”东

林想想这话讲得有理。从此之后，他三人全丢了犁耙和屠刀，更频繁地在畲村展开串连和宣传。乡村里的乡保长和富户人家见东林来了，村里就三更半夜的开会闹减租，他们背后咒骂“世风日下”，“人心不古”，内心又惊恐万分，食宿不安，担心祸从天降。有的暗地里给县党部和县政府打密告、送消息：

沙湾方向有雷文富扛着红旗这村进，那村出，聚众闹平粜；

渤海方向有雷水先在竹山、安亭设拳馆，打“铁拳头”，削“石林棍”，扬言打土豪；

城东方向陈振升常在惠明寺、敕木山找畲民聚会。金丝庵半夜三更有人秘密开会。暮洋湖、坑头开铁铺户户打枪柄（一种尖刀），清修寺十多个人挖地泥、煎土硝；

近城的油田、外舍、汇下，潘德金穿梭不停造土铳，染红布，作旗号，写标语；

澄照、四格、际头方向，蓝东林父子公开“煽动”佃农抗租，骂财主。农民大削竹叶刀（用毛竹削成刀片，经火烤炙，成为锋利的武器）；

离城一箭之地的老鸦尖、岭脚村的畲民，割了早稻也不纳租；

梧桐坑一财主前几天被人抓走不知下落！

.....

这些消息并非虚假。这东一片，西一片农民造反的火焰，正是蓝东林、陈振升、潘德金这些畲汉贫农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共同点燃的！

民国十六年农历八月中秋，（公历十月间），政府竟公然张贴布告，要佃农照旧向财主交租，说“只有避免主佃抵

触，才能维护社会治安。”这张布告，就象火上加油，所有畚汉贫农都难以忍受。东林一听更暴跳如雷，腰间束一条布带，肩上披一件单衣，飞也似地奔向县城找三位汉族兄弟去商量……。

这天夜里，东林、振升、德金在马岭头的山林里开了个会，汇报各路“兵马”的组织发动情况，振升又传达了松林先生的情报：县长还在处州没有回来，城里只有两班警察，大约十多支毛瑟枪，交通闭塞，增兵困难，若此时组织示威游行，倒是个好机会。但又再三叮嘱：此番示威，却勿动武，对城里百姓要秋毫无犯，要绝对避免流血。议论中，蓝东林开始认为进城就要把土豪劣绅干掉几个，或者抓几个来让他们苦苦皮肉，长农民志气，刹地主和政府的威风。德金等力劝不可，农民第一次出师要给全县各界一个极好的印象。东林想通了，转弯也快，于是决定：暴动队伍分成游行队和保护队两个部份。保护队由强壮劳力组成，配备刀、铳，埋伏县城近郊山上，以利观察接应；游行队以年纪大一点的农民和妇女为主，身带柴刀、饭包，手拿标语、短棍，分三路入城，到孔庙门口会合。具体分工：雷水生领二百人埋伏油田坳，配火铳八门；潘德金领二百人从统政坊入城；蓝东林领三百人驻守秧田岸（今造纸厂附近）配火铳六门；再带四百人由西河坊入城；陈振升一支二百人驻牛皮地（今敬山官钢铁厂一带），派五百人从行春坊入城。

安排完毕，蓝东林又提议：反正政府知道我们的行动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不如写封信送给县党部，讲明我们要进城示威。潘先生认为此议可取，遂代为起草。信的大意是：“二五减租、成立农会、农民有组织权军之自由，禁止对农民武装暴击，此皆我党政纲之本质，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更强调我

党同志务必实践总理遗训，怜悯农人之痛苦。今为促进二五减租在我县早日实现，农会早日成立，农民代表二千人将于近日进城请愿游行，敬请党部，政府首长驾临‘训导’……云云。具名是：“景宁县二五减租请愿团总代表 蓝东林、潘德金、陈振升”。

县党部接到这封“通谍”似的信件后，书记长“拍”地一掌拍在办公桌上，转椅几乎被推倒，“造反了”！“畜匪又想造反了”！急得在办公室里来回的走着，不住地搓着双手，在想什么花招。有几位执行委员闻信就称病告了假，书记长心里骂他们是怕死鬼。他随即发出通知，请县政府主任秘书、特务秘书、警长、自卫队队长以及在城绅士代表举行紧急会议。这些穿着长袍、马褂的地方大员，平时神气活现，长衫角也抖死人，此刻人人自危，忧心如焚，就象丧家之犬。书记长手拿信纸，怒目而视，却又以低沉、颤抖的声调读了农民的信件，然后请与会人员商谈对策。会上，众官员还在肚子里作文章，只有那位警长，大概是迷信他那套黑警服和几条毛瑟枪，他抢先发言，力主实行宵禁，先发制人。他话犹未了，“不可”书记长第一个反对他的主张，制止他的发言。他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各位，各位都要想想，民国十三年，本党改组之初，总理所订工农政策，昭示至再，耀着日星。凡吾党员，固应遵循。对农运须百般喻解，多方哀拯，以求各个分子觉悟。今畜匪千余，我方仅十数员警力，几十枝步枪，压得下去吗？事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如向上司求援，因早未备案，定受上峰训斥，你我难免要受处分。故遇事务必审慎周详，而后始有成效可言，望各位三思，……”但那位附和警长意见的绅士，仍主张“杀一儆百”，有的说：“不杀鸡，焉教猴！”有的说：“政府退一步，畜匪进二

步，引火自焚，何以自存？”但多数人认为镇压势必恶化事态，难以收集，最后决定：“以退取进，宣抚招安”，放个长线才能钓住大鱼。次日，警长和他的儿子奉书记长之命，穿着长袍，徒手出城，到大阪村去找蓝东林议和。东林说：

“此乃全县十万农民的利益所在，不是那个人作得主的！”警长说：“当局既肯言和，就有答应二五减租，成立农会的意思，谈得好，免了冲突，大家安心。”东林表示，这样的大事必须和各村农民商量，如大家同意，后天各派代表在牛皮地会面。随即商定代表人数：当局四人，农民四人，不带警卫，不带武器。限定中午十二点到达，若一方不到，即作放弃。

蓝东林飞快进城，约振升、德金会面，当夜在暮洋湖商定：谈判应该参加，以免授人以柄。武装须加隐蔽，示威必须举行。东林又提出要潘先生担任农运指导员，潘本人表示不可。东林三人认为，潘先生有知识，又有地位，能体谅农民疾苦，请他当指导是好不过的，于是在游行口号中，加上了这一条。

到了谈判时刻，双方代表几乎同时到达牛皮地。农民代表雷水生因怕对方暗算，自己不能没有戒备，就在怀里藏了二只“铁拳头”，腹部稍稍隆起，刚进会场，就被当局发觉，搜出了“铁拳头”，对方指责农民私带武器，违反议约，发生争执后，谈判未成。水生在返回途中，路过南门，突遭便衣警察绑架。水生被绑架的消息很快传到乡下，群情鼎沸。蓝东林遂决定立即发起抗议游行，要县党部道歉放人。

迅雷风烈必变。约农历九月初五（前误公历十一月五日）凌晨。三路保护队在指定地点埋伏已毕，蓝东林又派人在石印山高地秘密堆放柴草，浇上煤油，约定各保护队举火

为号。东林、德金、振升三人白衣黑裤，腰束红带，胸佩“农民请愿团代表”布条，分别率领游行队伍高呼口号进城，县城的居民、商人和公务员听到锣鼓声、口号声就纷纷开门观看、声援。当年景宁县城不过三千人口，县街又狭又短，一下涌进一千多农民，真个人头攒动，水泄不通。路过县政府门口，见七、八名警察徒手戒备，一个劲吹着警笛，提醒游行队伍保持秩序，不要拥挤，看不出有什么阻拦和敌对的行动。东林、振升、德金等心里不解，倍加警惕。警察和公务员们见游行队伍大多是老人和妇女，手无寸铁，疑是用计，警员十分诧异，越发不敢冒失。游行队伍到达上桥，在孔庙门前集合时，齐声高呼：“二五减租非减不可！”“农民协会非成立不可！”“谁反对农民非打倒不可！”……等口号。接着，游行队伍进入县党部所在地的小巷里，真个人山人海，把党部大院团团包围。那知县党部大门紧闭，无人开门。蓝东林火性大发，要点火烧进去。德金、振升力劝东林说：“水火无情，万一殃及百姓，队伍一乱，人命关天，这就背离我们示威的宗旨了！”东林想了想，就叫人抬来一段木头，象撞油车似地拼命撞击大门，还是开不了。

这时，几位徒手警察嬉笑着脸，挤过来与东林说：“书记长请你三位总代表到警察局去喝茶，商量点事情。”原来书记长昨夜就在警察局里过夜了……

不过一筒烟时间，书记长在潘松林先生的陪同下，挽着肩披红布的雷水生和蓝东林、潘德金、陈振升一起，来到孔庙门口。蓝东林发令鸣锣集中，几个公务员急忙从设在孔庙里的民众教育馆内抬出两张乒乓球桌，书记长和蓝东林等先后站在桌上，警察不住地吹着警笛，嘶哑地喊着：“各位，各位安静、安静……”书记长从警察手中接過一只白铁皮制成的

“话筒”，一面向东林等欠了欠身，点了点头，苦笑着脸，很不自然地举起手向游行群众招了招：“各位，各位农友：首先，我向各位表示欢迎，表示欢迎，我向大家道歉，昨天，昨天发生了一场误会，他们把农民代表雷水生请到县政府谈话，这是不妥当的，我听到后已作严厉训诫。今天我给雷先生红布挂彩，表示道歉！”书记长侧过身来向雷水生点了点头。接着又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各位要求减租，这是正当的，完全符合我党一贯主张，也是总理遗愿，县党部理应全力支持。当局已决定立即发布布告，全县施行。至于建立农会，也非常重要，大家提议要潘先生出任本党部农运指导员”，讲到这里，书记长推了推眼镜，从目看了看潘松林先生，笑着脸，接着说：“这很好，这很好。潘先生学问渊博，是景宁“七子”之一，少有的留学生，曾亲聆总理教诲，对三民主义理解特别深刻，又是本县政府咨议参谋，由他兼任指导，最好不过，理所当然，只是……”他停了停，又看了看潘先生：“只是辛苦潘先生了，今后我们多多配合，共同为农民谋利益，……”站在一旁的松林先生推说：“小弟不才，难胜此任，请书记长另荐贤人……”书记长正想开口，台下“胜利了！”“胜利了”的口号和锣声已响成一片，再没人听他讲什么话了！

这时松林先生目视东林一眼，东林会意，就从书记长手中接过“话筒”高声讲话：“农友兄弟们：安静。为了农民的自由和权利，我们今天举行减租请愿游行，刚才书记长当众表了示，人眼是秤嘛，相信书记长言必信，行必果。今年全县一律实行二五减租，谁反对减租就打倒谁！”台下掌声如雷。东林接着说：“至于成立农会，并请潘先生担任指导员，书记长也当面答复了。再过一两天，我们自己的农会就

要成立了！”台下又是一片欢呼声。东林又说：“人心齐，泰山移。我们今天一千多人进城，全是赤手空拳。现在，我可以公开宣布：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勇气？大家知道城外有我们二千多壮丁，四十多门大炮在保护着我们……”讲到这里，台下锣鼓大响，只见书记长和当局的几位官员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微微低头，强笑一下。东林又说：“大家今天是很齐心的，以后更要齐心，永远都要一条心，一条心去为农民谋幸福。日后的事多得很，只要心齐，一切目的都会达到的！现在各队速到原定地点集中，人不要走散了，各队点好名，少一个也不能回去！”书记长站在乒乓球桌上，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来，好象在向农友致敬！这时冷不防一阵火炮、鞭炮辟辟拍拍突然响起，一些人还不知出了什么事！一查问，说：“是党部欢送农民的，”其实，这又是书记长企图迷惑群众，收买人心的烟幕！看看人群开始松动了，书记长才连忙掏出手帕，一面擦着头上的汗，一面解开长衫的扣子，用手扇着凉……。在“胜利了！胜利了！”的口号声中，农民兴高彩烈，欢声笑语，列队走在回家的山路上，这时许多人才想起腰边挂着饭袋，肚子也咕咕叫了，他们高兴地边走边啃起冷饭团来……。

蓝东林、潘德金、陈振升和雷水生关照全部农友上路回家后，又悄悄地在百岁门外和潘先生碰个头，他们轻轻问潘先生：“今天的事，你看如何？”潘先生拍拍东林的肩膀：“今天这场戏你做得很好！特别是最后一段话讲得很分量，叫人听了丈二和尚摸不到头，我估计书记长他们有几夜睡不着觉的！”德金开玩笑说：“我们和这批老人、妇人倒看到这个热闹场面了，就是苦了埋伏在山上的保护队！”振升接着说：“县堂后山那堆泼了煤油的柴草，明天，我可